



世界文学名著
(全译本)

WORLD LITERATURE

源氏物语

(上)

げんじものがたり

(日) 紫式部 著

乔红伟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WORLD LITERATURE

源氏物語

(上)

げんじものがたり

(日) 紫式部 著

乔红伟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源氏物语 / (日) 紫式部著; 乔红伟译.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317-2844-3

I. ①源… II. ①紫… ②乔…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中世纪 IV. ①I31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6266号

源氏物语

げんじものがたり

作 者 / (日) 紫式部
译 者 / 乔红伟
责任编辑 / 卢红岭 孙东博
封面设计 / 张立娟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4/16
印 张 / 48
字 数 / 811千字
版 次 / 2012年6月第1版
印 次 /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39.00元(上下册)
书 号 / ISBN 978-7-5317-2844-3

译者序

日本语“物语”意为故事或杂谈，是日本古典文学的一种写作题材。大概产生于日本的平安时代。大致分为两个文学流派：一为小说创造类的物语，故事内容虚构，具有传奇色彩；另一为和歌物语，主要以和歌为主，属于客观叙事和历史史实的记述。

《源氏物语》即“源氏的故事”，是日本平安时代的女歌人“紫式部”所著。通过对主人公源氏及其后代的生活经历和情爱故事的描写，反映了那个时代日本宫廷政治的腐败，贵族生活的骄奢淫逸，以及女性社会地位的卑微和普通民众生活的苦难。

《源氏物语》是现有记载的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紫式部在日本文学史上第一次将小说创作类物语和和歌类物语相结合。在继承了物语创作写实的基础上，改变了物语缺少细腻的心理描写、细致的景物描述的缺陷，借物观心，以心哀物，开创了日本文学哀婉、细腻风格的先河。

《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本姓藤原，原名不详。因其父曾先后任式部丞和式部大丞之职，故以其父的官职取名为藤氏部，以显示其出身身份。后因其塑造的《源氏物语》中紫姬的形象广为世人喜爱，故后人尊称其为紫式部。紫式部生于官宦之家，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对白居易诗文尤其喜爱和熟悉。但她的个人生活十分不幸。二十四岁丧夫寡居，开始创作《源氏物语》，进官任皇后侍从女官后继续创作。历经十年，终于完成了这部堪称日本平安王朝宫廷画卷的散文体小说（物语）。它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在于它诞生之早。整部书完成于一零零六年前后，相当于中国宋代真宗年间。早于《三国演义》、《水浒传》三百年左右，早于《红楼梦》七百余年。较意大利的《神曲》、《十日谈》早三百多年，比莎士比亚戏剧早不止六百年。至少就小说而言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长篇小说。一九六六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紫式部置于“世界五大伟人之列”。

《源氏物语》是一部让日本民族整整骄傲了十个世纪的著作。川端康成在接受诺贝尔奖时所做的讲演上也曾指出：《源氏物语》是日本小说创作的最巅峰，他自己也不能与其相比较。这虽有几分自谦的成分，但是这数千年来《源氏物语》确实影响着日本文学的发展，至今，仍无人能超过这部著作。

《源氏物语》全书约百万余字，讲述的故事纵跨四代皇朝，历时约八十余年，涉及人物四百多位，其中详细描写、形象鲜明的人物亦有二十多人。通常分为三部：第一部，共三十三卷。以源氏为主人公，叙述了他不同寻常的出生、任性纵情的爱欲生活及在政治上遭遇谪迁及从反京都，飞黄腾达，位极人臣的过程；第二部共八卷。主要描写源氏四十岁以后的生活。表现其认识到生命的无常。从而深深陷入沉重的寂寞与无奈之境；第三部共十三卷。主要讲述源氏之子薰君与匂皇子之间复杂的爱恨纠葛。以与前两部情节“因果相报”的呼应形式，发出了对人生、宿命、情缘的深重而悠远的哀叹。

紫式部从小受汉文化熏陶，尤其钟爱白居易的诗文。在《源氏物语》中她多次引用白居易的诗句，以及《礼记》、《史记》、《汉书》等中国古籍的典故。又因该书涉及人物大多都是贵族，并着重于爱情生活描述，因此被中国人誉为日本的《红楼梦》。但编者认为，《源氏物语》成书时间早于《红楼梦》七个多世纪，称其为日本的《红楼梦》有违通常伦理原则，实为不当。

其实，《源氏物语》大量关于情爱的描写、叙述颇类似中国洁本《金瓶梅》。只是由于西门和源氏各自出身、所处阶级及财富拥有程度、教育背景不同，在其行事中好似显得源氏高雅、风流、慷慨；西门庸俗、猥琐、吝鄙。但他们见色心喜、不择手段、泯灭人伦纲常的人心、品格其实相差无几，难分伯仲。

《源氏物语》奠定了日本古典文学的“物哀”审美观。物语之“哀”是以和歌之抒情为基础，然其含义、感受向深广的方向发展。《源氏物语》使用“哀”有一千多处，完成了从“哀”到“物哀”的发展过程。这种依附于“物”的、物化的“哀”形成了那个时代的美学精神，应该说，感物而生情是《源氏物语》的“物哀”审美观，也是物语文学的审美核心。

《源氏物语》在日本开启了“物哀”的时代。物哀，简单地概括说，就是人心接触外部世界时，触景生情，感物生情，心为之所动所自然涌出的情感。在《源氏物语》成书以后，日本文学明显地带有一种淡淡的哀

伤。“物哀”也成为日本一种国民性的民族审美意识这也充分表现了日本民族推崇外在型美、色美的民族特性。

以一部“物语”深刻阐释并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性格特点,《源氏物语》被定义为日本古典文学巅峰之作,实不为过。每一个民族都对世界文明进程有其独特的贡献,有的贡献了哲学,有的贡献了文学,有的贡献了数学,有的贡献了化学、物理学……相比而言,一般认为日本民族主要贡献了美学——日本人生性执著,把“美”推到了极致,推到了登峰造极淋漓尽致的地步。在日本人那里,美就是同消亡、同寂灭、同悲哀联系在一起。我们说的“喜怒哀乐”,哀是喜怒哀乐中的哀,哀是其一;而日本人说的喜怒哀乐,是哀中的喜怒哀乐,哀是一切,哀是主题。也就是说日本人有一种悲剧情结,以悲为美,以哀为美。这种美学情趣主要来自《源氏物语》。《源氏物语》称之为“物哀”(もののあわれ)。可以说这种“物哀”精神一直影响到现代,其最典型的体现者,在作家中就是川端康成。即使深受西方影响的村上春树,其骨子里的成分——比如无奈、孤独、寂寥和凄凉——也还是和《源氏物语》体现的美学传统一脉相承。说得夸张些,理解了《源氏物语》,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日本美学、日本文学乃至日本人——这大概就是对于我们而言的《源氏物语》的价值。

而这种审美意识又与佛教的无常观密切关联。《源氏物语》中的“无常”大多是由于亲人的去世而觉人生苦短,导致对人生的痛苦、悲哀的无奈和否定,于是佛教的厌世、追求净土便成为一种社会的思潮。生命的终结,既是美的毁灭,也是痛苦的消失;厌世是对人生迷恋的拒绝,也是对死的接受,这是寂静之美的具现。作为文学审美的对象,与佛教的“涅槃寂静”的理念是一致的。不过,虽然《源氏物语》浸润着浓厚的佛教色彩,却并没有达到“空”的境界。出家之人也未完全脱俗,其“无常”实质上是说感觉时间变易之迅速,生命短暂,应该珍惜时间。这就与佛教的万物生死、变异无常住性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无常”与“物哀”的结合便成为平安文学的时代审美观。

从《源氏物语》中可以看出佛教中人世无常,因果相报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已深入其髓。上至天皇,下至庶民,都皆因感慨人世无常,而求之于以佛教而超脱俗世痛苦,进入极乐净土。其亦反映了当时社会环境的残酷和无情。贵族们已无力改变自己衰落的命运,他们不避人伦的纵欲,荒诞奢靡的日常生活,可以看做是其已预知必将灭亡前的疯狂。

《源氏物语》中对源氏情爱、婚姻的描述,揭示了一夫多妻制下妇女

悲惨的命运。从这一方面来说,《源氏物语》可视为日本女性的一部哀歌。

男婚女嫁往往同政治斗争相连,女性不仅是男人的玩物,也变成了政治交易的工具和手段,她们不能自主自己的命运。在这方面,紫式部做了大量细致的描写。左大臣把自己的女儿葵姬许给源氏,是为了增强自己的势力。朱雀天皇在源氏四十岁时把自己年仅十六岁的女儿嫁给源氏,是出于对源氏一族强大势力的考虑。如此一来,他既可以保护女儿未来的生活,也可以保证自己退位后的安稳。

而源氏则倚仗自己的权势,夜半强闯地方官之妻空蝉的居室,玷污有夫之妇;勾引夕颜,却又践踏其爱情;与继母藤壶通奸;强掠紫姬于童幼,养女为妾……这种为人所不齿的堕落生活和乱伦关系是当时社会政治腐败、道德沦丧的反映,与贵族阶层的没落与衰亡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作为出身贵族家庭、书香门第的才女的紫式部在丈夫去世后,应招入宫,为皇后讲解《日本书纪》和白居易的诗作,因而有机会直接接触宫廷生活,并对宫廷生活和妇女有着全面深刻的了解,对贵族阶级的没落有着切肤的感受。

作为贵族阶级的一员,紫式部不可避免地有着其对历史和阶级认识的局限性,所以她企图通过对源氏的美化、理想化作为对本阶级的希望和寄托。为此她亦不惜余力地美化 and 宽宥源氏荒唐、无耻的行为。书中第四十一回只有题目《云隐》而无正文——紫式部以这种奇特的表现手法来暗喻源氏的离世,以表现出她对源氏这个她予以吹捧、美化的理想贵族形象完结的深深痛惜和哀悼。

《源氏物语》中刻画了诸多妇女形象。有身份高贵的,也有低贱的。但她们的境遇都是一样的,都得依附于男人才可能得到安定、优裕的生活。以男人为自己命运,父死女贱、夫死妇贱、子死母贱充分表现出女性在社会中低下的地位。即使反抗,也只能是剪去长丝,断绝亲情,于青灯古佛下煎熬自己的心灵和生命。从紫式部自己名字的由来亦可看出那个时代,作为女性的人生的悲哀,令人叹息。

虽然紫式部极力避免对当时日本政治生态直接描述,但也从几任天皇的境遇,反映了平安时代日本皇权的没落。政治走向受强势外戚及朝廷重臣的影响和决定。天皇徒有威仪,而国家管理权却落在大臣及其家族之手。甚至到了为与臣下争女人而忍悲饮恨,为保自身及后代平安而向臣下乞婚的悲哀境地。从中可以看出百余年后日本幕府时代的必将到来。

《源氏物语》详细地记载了古代日本的民风、民俗,诸多节日和庆生

祭死的仪式。对于了解日本文化和民族习俗、心理特征具有教科书的作用。作为世界历史上现存的最早的长篇章回写实小说，《源氏物语》备受后人的推崇，并被诸多文学大师推荐为名著必藏书目。

目 录

(上)

第 一 回	桐 壶	1
第 二 回	帚 木	13
第 三 回	空 蝉	34
第 四 回	夕 颜	40
第 五 回	紫 姬	60
第 六 回	末摘花	79
第 七 回	红叶贺	93
第 八 回	花 宴	105
第 九 回	葵 姬	110
第 十 回	杨 桐	130
第十一回	花散里	151
第十二回	须 磨	153
第十三回	明 石	171
第十四回	航 标	187
第十五回	蓬 生	200
第十六回	关 屋	209
第十七回	赛 画	211
第十八回	松 风	219
第十九回	薄 云	228
第二十回	朝 颜	239

第二十一回	少女	247
第二十二回	玉鬘	267
第二十三回	早莺	283
第二十四回	蝴蝶	290
第二十五回	萤	298
第二十六回	常夏	305
第二十七回	篝火	313
第二十八回	朔风	314
第二十九回	行幸	321
第三十回	兰草	331
第三十一回	真木柱	336
第三十二回	梅枝	350
第三十三回	藤花末叶	358

(下)

第三十四回	新菜	369
第三十五回	新菜续	405
第三十六回	柏木	439
第三十七回	横笛	453
第三十八回	铃虫	460
第三十九回	夕雾	465
第四十回	法事	490
第四十一回	魔法使	498
第四十二回	云隐	508
第四十三回	匂皇子	508
第四十四回	红梅	513
第四十五回	竹河	519
第四十六回	桥姬	535
第四十七回	柯根	549
第四十八回	总角	564
第四十九回	早蕨	599

第五十回	寄生		606
第五十一回	东亭		641
第五十二回	浮舟		666
第五十三回	蜉蝣		694
第五十四回	习字		716
第五十五回	梦浮桥		742

第一回 桐 壶

却道从前某朝天皇时代，虽后宫妃嫔云集，皇上却特别宠爱一位出身低微的更衣^①。这更衣朝夕侍候皇上，那些出身高贵的妃子眼见得此等情状，料得自己原本必受宠爱的；如今看见这更衣走了红运，无比妒忌。或是与这更衣地位相等的，见得如此，自知无法争宠，更是怨恨不已，处处对她百般非难。这更衣日夜侍候皇上，别的妃子看了妒火中烧。大约是众怨积集所致吧，这更衣心绪自是郁结难解，日久也就生起病来，不时出宫，回娘家调养些时日。皇上越发舍不得她，越发怜爱她，竟不顾众人议论。此般特别的宠爱，竟连朝中大臣也极是不以为然，暗地里常私议道：“唐朝便因有了这等专宠，而终致天下大乱，真令人汗颜啊！”这消息在全国传播，民间上下闻得，也怨声四起，极为忧愤，恐将来难免生出杨贵妃那样的灾难来呢。更衣在这样的处境下，虽心恃皇上恩宠，尚且能够度日，却也是忧惧难抑，极为痛苦。

更衣的父亲官居大纳言之位，过世甚早。母亲也是名门之后，看见人家女儿父母双全，尽享荣华富贵，不免伤感，就巴望自己女儿不落人后，故每逢参加庆吊之事，总是竭尽心力，百般调度，力求体面周全。只是这母女缺乏有力的保护者，如若有个三长两短，仍是无力自保，恐也难免落得十分凄凉的境地。

或许是宿时因缘，这更衣虽在惶恐中度日，却生下一个容貌明洁、光彩不凡的皇子。皇上急着想看这婴儿，赶快叫人抱进宫中。^② 一见之下，真真是一个清秀可人的小皇子。

① 嫔妃中地位最高的是女御，其次是更衣、尚侍，这三个等级的妃嫔可以侍寝；其余依次为典侍、掌侍、命妇等女官。

② 书中记述的是日本的平安时代，当时实行的是“婿入婚”的婚姻制度，也称“入赘婚”，类似中国一些少数民族的“走婚”。婚后女方仍住在娘家，男方往来宿夜，天亮时就得离开。

而右大臣^①之女弘徽殿女御所生的大皇子，虽是人人爱戴的东宫太子，但相貌不及小皇子美艳。因此皇上对于大皇子，只是一般的珍爱，而对小皇子却溺爱无比，真真视作天上才有的宝贝儿一般。

小皇子的母亲作为更衣，出身不俗，品格高洁，不比一般下级女官，自是颇得皇上护爱。然而皇上对她过分宠爱至不讲情理，只管将她留侍在侧。每逢开宴作乐，以及其他盛会佳节，更是不离左右。有时皇上起身很迟，就把这更衣留在身边，不使归宫。照更衣身份而言，如此日夜侍候，似乎太轻率了。而自生得这小皇子以后，皇恩更是日盛一日，使得大皇子的母亲弘徽殿女御心生疑忌：如此这般，恐皇上将立这小皇子为太子了。

弘徽殿女御入宫最早，皇上对她的宠爱，自然非比寻常。况且她已经生儿育女。她心中的疑忌，自是让皇上忧思郁闷，放不下心来。

宠幸太过，毁亦即来。身受皇上深恩厚爱的更衣，被很多人排斥和打击。她身体娇弱多病，又没有强力的外戚做后援，因此皇上越是宠爱，反使她越是忧虑。她住的宫院叫桐壶，与皇上常住的清凉殿之间，必须经过许多妃嫔的宫室。更衣时时来往其间，别的妃嫔看在眼里心内厌恶，也是理所当然。有时这桐壶更衣来往得过分密了，她们有时不免恶意捉弄她，在她必经的板桥或过廊里放些污秽之物，以弄脏迎送她的宫女们的衣裙；有时她们又彼此约通，把桐壶更衣所必须经过的走廊两头锁闭，使她进退不得，窘迫难堪。诸如此类，实在让桐壶更衣吃尽了苦头。皇上看到此种情况，更加怜惜她，便将清凉殿后面后凉殿里居住的一个更衣迁居别处，以供桐壶更衣值宿时起居之用。这使得搬走的那个更衣更是怀恨在心。

小皇子三岁时，按理正是行穿裙之仪^②的年岁。穿裙仪式内藏寮和纳殿^③的物资尽行提取，仪式非常隆重，隆盛不低于大皇子当年，众人见得如此，自是非议四起。但是见到这小皇子容貌清秀，仪态万方，竟是个盖世无双的玉人儿，所有的疑忌与非议顿时消退。见多识广的人见了他都吃惊，叹道：“世间怎有此等神仙似的人物？”

① 当时日本朝廷的最高官厅是太政宫，左右大臣分管，左大臣尊于右大臣，两者服从于太政大臣。左右大臣之下有大纳言、中纳言、宰相（参议）。太政官下设少纳言局、左弁官局、右弁官局。

② 在当时的日本，男子穿裙子。穿裙仪式通常在男童三岁时，也就是初次穿裙时举行；后来也有在五六岁的时候才初次穿裙并举行仪式的。女子也要举行穿裙仪式。

③ 内藏寮是管理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以及服装布匹等物品的机构，分属左弁官局分管的中务省。

这一年夏天，桐壶更衣身体欠安，想乞假回娘家休养，皇上不忍离别，执意不允。这位更衣几年来常常生病，皇上已然习惯，他说：“且稍住宫中休养将息，视情势再度定夺吧。”但在这期间，更衣的病情越发加重起来，只过得五六天，整个儿艳色玉体已衰瘦如柳，甚是令人痛心。母太君^①哭哭啼啼地向皇上乞假，皇上见得此般情形，不便强留，方允其出宫。即便如此，也得提防发生意外。因此决计让小皇子留在宫中，令更衣悄悄回去。形势所迫，皇上也不便一味挽留，只因碍于身份，未便亲送出宫，心中自是痛楚不安。更衣本来是个花容月貌的美人儿，但这时候重病缠身，花容尽损，虽有千言万语，只可恨无一丝的力气诉说。只剩得奄奄一息，气若游丝了。皇上睹此情状，已是茫然无计，一面啼哭，一面历叙前情，重提相邀相约之誓。可是更衣已经不能言语，两眼失神，四肢瘫痪，只是昏昏沉沉地躺着。可怜那皇上束手无策，只得匆匆出室，命左右备车，但心里又实是难舍，再进得室中，又不忍让她去了。他对更衣说：“我和你立下盟誓：大限到时，定要同去。你不会弃我于不顾吧？”更衣也深感皇上恩情，心中似有所动，挣扎着噎噎吟道：“大限已至悲永别，留恋残生叹命穷。若是早知必有此等结果……”说到这里已经奄奄一息，想继续说下去，只觉困疲不堪，力不从心了。皇上仍欲将其留住宫中，亲加调理。可是左右奏道：“贵妃母家、高僧诸人尽已请到，定于今晚启忏……”他们催促皇上动身。皇上奈何不得，只好允了这更衣回外家寄住休养。

桐壶更衣出宫之后，皇上自是心中悲痛，无法入眠，但觉长夜如年，前去外家探病的使者亦不见踪影，皇上不断地唉声叹气。且说那使者到达更衣外家，只听见里面哭声连天，心中已自明白了几分。只听里面哭道：“夜半过后就去世了！”使者只好快快而返，据实奏闻。皇上闻此噩耗，长痛难抑，心神恍惚，竟把自己关在房里，郁郁凝思。

小皇子已遭丧母之痛，实是可怜。皇上本欲将他留在宫中。可是丧服中的皇子留侍御前，并无这个先例，只得由他出居外家。小皇子年幼无知，眼见得诸宫女啼哭哀号，父皇哀伤欲绝，心中倒也觉着怪异。他哪里知道，平常间亲子别离，已是悲哀断肠之事，何况又要遭受生离死别两重痛苦呢！

悲伤之情虽绵绵不断，仍按照丧礼，行火葬之仪。母太君恋恋不舍，见得众人送走了女儿，哭泣哀号：“我这老身，就与她一起化为灰尘了吧！”她便挤上众侍女送葬之车，一同来到正在举行庄严仪式的爱宕的火葬

① 指桐壶更衣的母亲。

场。太君到达其地，心里自是伤痛已极！她说得还算通情达理：“眼看着遗骸，忆起平日的音容笑貌，仿佛她还活着；直到看见她变成了灰烬，才相信她是真的不在世间了啊。”然而哭得几乎从车子上掉下。侍女们簇拥搀扶，百般劝解，她们说：“早就有今日之忧了啊。”

宫中派的钦差来了。同时带来圣旨，宣读道：追封桐壶更衣为三位。^①此番自然又引来一片号啕之声。皇上回想这更衣在世之日未得女御之名，心中歉疚。他现在要让她晋升一级，所以追封。哪料得此等追封又引来诸多怨忌。然而通情达理的人，尚且以为更衣性情温淑，优柔娴雅，姿容美艳，乃可亲可敬之人，本无可怪罪。只因过去皇上对她宠爱太甚，以致受人妒恨。如今此身已化作青烟而去，恩恩怨怨自然已随青烟消去了。皇上身边的女官们回想起她人品之优越、心地之慈祥，不胜悼惜。所谓“生前虽招恨，死后人尽爱”。此古歌也正合此情了吧。

日月如梭，自桐壶更衣去后，皇上仍是思念不止。每次举行法事，皇上必派人吊唁，即使如此，仍难遣心中忧伤。他决不宣召别的妃子侍寝，唯终日独自垂泪，隐忍度日。皇上身边的人见此情景，尽皆哀叹垂泪。只有弘徽殿女御等人，至此仍忌恨那死去的更衣，说道：“做了鬼还叫人不得安宁，恩爱不比寻常哩！”皇上虽然有大皇子在宫中侍候，却也念念不忘那小皇子，不时地派遣亲信的女官及乳母等到外家，对小皇子关爱有加。

深秋的一个黄昏，朔风袭来，透彻肌骨。皇上不禁追忆起往事，又备觉神伤，便派切负命妇^②去外家探问小皇子音信。命妇登车前往。是时正逢皓月当空，皇上举步宫中，缅怀前尘：往日每逢花好月圆，宫中管弦丝竹不绝于耳。那时这更衣有时弹琴，音色清脆珠润，沁人肺腑；或吟咏诗歌，隽永悠扬，疑非凡音。只可惜其音容笑貌，现在成了幻影，时时出现在眼前又哪堪与片刻的实景相比！

切负命妇到达外家，驱车入院，只见庭院寥落，极尽荒凉。这宅子原是寡妇住所，以前为调养宝贵女儿，这宅院也曾有过修缮，维持一定的体面。自那更衣去后，母太君万念俱灰，沉迷亡女之悲，哪里还有治理宅院的心思，因此庭院萧条，花木凋零。加之寒风萧瑟，这庭院备显冷落凄凉。只有一轮秋月，却也未改。

① 在当时的日本皇宫中，更衣的爵位是四位，女御的爵位是三位。

② 是以其父或者其夫的官名来称呼宫中较低级的女官或贵族家的女侍。

命妇在正殿^①南面下车。太君一见宫中来人，复又悲咽起来，哽咽不止，良久方启齿道：“妾身乃薄命之人，苟延残喘。今蒙圣上之恩，遣驾寒舍，不甚感慨。”说罢，泪流满面。命妇答道：“前日有典侍回宫，与皇上说得此处情形，惨目伤心，叫人肝肠断绝。今至此，我虽属愚顽之辈，眼见得此等情状，亦觉不胜悲戚！”她犹豫片刻，传达圣旨：“皇上说：‘当时我只道是做梦，恍惚神飞。后来逐渐安静下来；然而无法叫梦成真，痛楚难以排解，何以解忧，无人可问。请太君就此潜行宫中一趟，可行得否？我又挂念小皇子，叫他在伤心痛苦之中度日，亦甚可怜。请尽早携他来此。’皇上陈述之时，断断续续，饮泪吞声；又恐见笑他人，不敢张扬，其情其状着实难以言表。这神情叫人看了实在难受。未及他将话说完，我便早早退出了。”说罢，即将皇上手书呈给太君。太君说：“老身终日以泪洗面，以致双眼昏花，今蒙宠赐宸函，顿觉眼前增辉。”便展书拜读：“迓来但望日月推移，渐减悲伤，孰料历久弥深，悲伤越增。竟无排遣之力！幼儿近来如何？时在念中。独劳太君教养，深以为憾。请领其入宫，也不愧对逝人的遗念。”此外还写着种种详情。函末并附诗一首：

秋凉凄伤泪，
荒草更孤零。
遥怜荒渚上，
小草独凄零。

未及尽阅，太君已是泣不成声。良久答道：“妾身薄命之人，命该受苦。平日得见苍松，已觉羞愧难容；何况九重宫阙，岂敢仰望？皇恩深隆，百般抚慰，老身真不知何以言表。但妾自身不便冒昧入宫。但自有所感：小皇子年岁尚幼，不知缘何如此颖悟，近来常常思及父皇，盼能进宫。此等至深之情，令人嘉悯。此事亦望代为启奏。若此寥落之地，老身倒也受得，只可惜委屈了小皇子……”

此时小皇子已睡。命妇禀道：“此番本应拜望小皇子，将详情复奏。无奈皇上专候音信，故不便于此久留。”急欲告辞。太君道：“痛失爱女，忧思愁闷，欲与知己之人叙谈心曲，借以释怀。公余之暇，务请常常惠临，不胜感激。忆昔日之晤，皆良辰美景欢娱之时。此次为传递万岁爷此可悲之书简而相见，实是可恨。皆因老身命薄，不幸遭此巨变。亡女初诞生时，愚夫妇即寄予厚望，祈望能光耀门庭。亡夫离开人世之时，犹反复叮嘱道：

① 当时贵族府邸的正屋。

‘送女入宫，以遂我愿。休得因我之亡故作罢。’我也想到：家无显贵之支柱，吾女入宫必受种种委屈。只因不忍违反遗嘱，故而令其入宫。岂料承蒙主上宠爱有加，虽得万般垂爱，亦难免众妃种种无理之辱。亡女虽巧于应付各种压力妒忌。不料朋辈妒恨之心，日积月累，日盛一日，亡女苦头自是吃得不少。忧能伤人，终于惨遭夭死。皇上的千般恩爱，反倒招致如此幽怨。唉，这也只是我这伤心寡母的胡言乱语而已。”太君心中酸楚难堪，话语未竟已是歔歔不止了。

命妇答道：“太君所言皆然。皇上也有所识。他说：‘我确是真心爱她，但也后悔如此过分，以致好事难续？这就注定恩爱不能久长了。如此看来，我们之间，是应了一段不好的缘分！我自信一向未曾做过招人怨恨之事，怎料为了这更衣，却引来此等怨恨。结果又只落得形单影只，自慰乏术，人怨交加，变成了愚夫笨伯。这恐怕也是前世孽缘所定吧！’他反复申述，始终泪眼不干。”命妇唠叨不尽。

最后，命妇又含泪禀告道：“时已至此，不得不立即起身回宫奏告皇上。”便准备动身。其时月沉西天，寒风拂面，天籁冷静，使人备觉凄凉；虫鸣四起，催人堕泪。命妇徘徊不忍归去，吟诗道：

纵然伴着秋虫泣，
长宵虽去泪难尽。

吟毕，还是无意登车。太君命侍女相传道：“哭声多似秋虫鸣，宫人同悲泣难禁。此怨恨之词，亦请代为奏闻。”

自思犒赏使君之物，须得朴实无华。太君便将更衣遗留之一套衣衫、梳具数物，赠与命妇，以资留念。这些东西仿佛是专为此用而遗留着的。

随伴小皇子的众年轻侍女，人人亦悲从中来。她们看惯了世间繁华，从宫中来此荒寂之地，叹其衰落凄伤。她们设想皇上悲痛之状，甚是同情，纷纷劝说太君，请早日送小皇子入宫。太君以为自己不洁之身若与小皇子入宫，外间定多非议。而若不欲让皇上见此小皇子，自己又难以心舍，哪怕暂时的离别也是不可。因而暂时也无法决策小皇子之去留。

命妇回宫，见皇上尚未安歇，怜悯之心顿起。清凉殿前，秋花秋草此时正值繁茂。皇上带着四五个性情温雅的女官，正自观花赏草，或闲谈浅吟，静静消遣。近来皇上手不释卷的是《长恨歌》画册。这是宇多天皇命画家绘制的，其中歌人伊势和贯之和歌及汉诗，是皇上平日最常谈论的话题。此时看见命妇回宫，便询问所见更衣外家情形。命妇即将所见悲惨景象奏闻。并呈上太君诗书。皇上急切阅读，见书中言道：“辱承锦注，诚